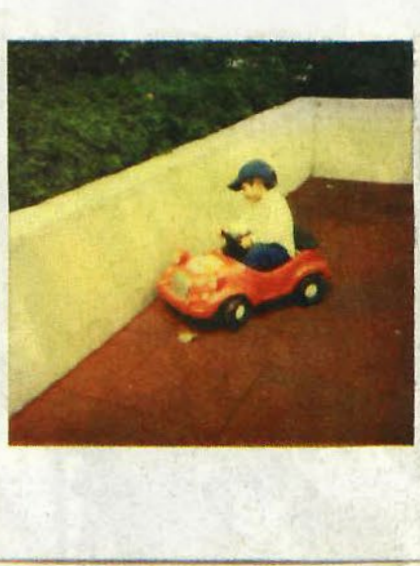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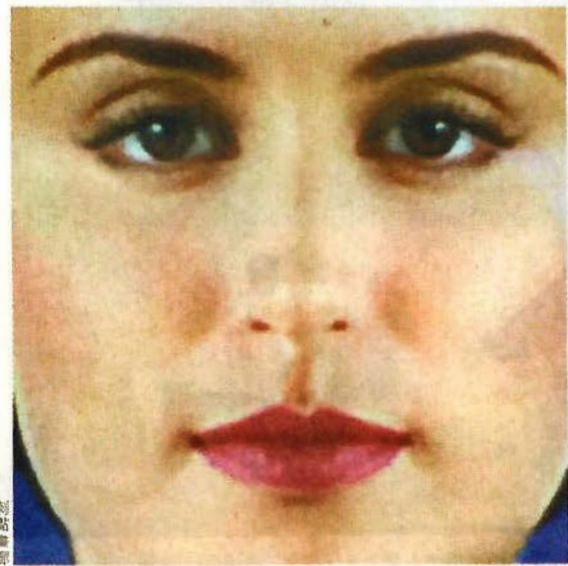


# 賴朗騫《眼挑針》攝影展 冷眼熱心 旁觀城市詭異

小西



賴朗騫喜歡將瑣碎的事物放大，刻意把影像「劣質化」，摒棄「美感」，呈現一些大眾平時不留意的事物細節。

香港，總是一個充滿詭異的城市。

大約八年前，我開始留意賴朗騫的攝影作品，那時我還身在紐約。間中會幫賴朗騫有份參與編務的《呔攝影文化誌》寫些有關攝影的文章，駐留紐約期間，雜誌的編輯之一黃淑琪邀約了我，為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大型攝影聯展「香港攝影系列展覽二：城市漫遊者——社會紀實攝影」撰寫場刊導賞文章。隔着太平洋，我透過電郵陸續看了有份參與展覽的攝影師的作品，而當時大概只有28歲的賴朗騫的作品，即時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那是一輯有關大廈天台的黑白靜物照片。跟展覽中大部分的社會紀實攝影作品不同，賴朗騫的鏡頭下既沒有吸睛的都市地景，也沒有街頭庶民的日常生活記錄。有時，在空無一人的天台上，我們只看見幾件孤伶伶的衣物，正在烈日下等待晾乾，畫面非常詭異荒涼，看了令人感到乾燥與口渴。有時，一支躺在一片水迹上的晾衣架，由於是黑白照片的緣故，看來卻好像躺在一大片水迹上，恍如謀殺案件現場。

之後，不時會在據說是只有「老嘢」才使用的社交媒體Facebook上看見賴朗騫上載的作品，影像還是一樣的詭異，彷彿是一隻在這個城市中遊蕩的鬼魂在冷眼旁觀這個世界。後來，賴朗騫說，那段時間他剛好閱讀村上春樹的《世界末日與冷酷意境》。或許，詭異的不是賴朗騫的影像，而是這個城市。

一直以來，賴朗騫的個展不多，上一個已是2008年的「藉故」。相隔十年，賴朗騫終於在刺點畫廊推出他的全新個展「眼挑針」，展出他自2013年以來透過手機大量抓拍的作品。展覽名字還是一貫的賴朗騫風格，很日常，但細心一想，又有詭異的感覺。眼挑針是一種眼疾，根據民間傳說，只有當你看了不乾淨的東西，才會長出這種眼瘤。我沒有問賴朗騫，但他這一批手機抓拍作品又的確充斥着大量異常的城市景象。按理，看得異常與不合理的東西多，會(眼)痛，但賴朗騫卻仍然保持着一貫冷眼的風格，彷彿置身事外。看賴朗騫的作品，你總是不時感受到類似的內在矛盾與不協調。

為了進一步了解這個展覽和賴朗騫的創作，5月上旬，我約了他到重新開放不久的文化書店「藝鵝」進行訪談。

## 為攝影注入幽默感

在「眼挑針」展出的作品中，有不少來自賴朗騫於早前出版不久的攝影集《瞬間轉移》，我問賴朗騫今次有多少展出作品來自攝影集，他說大約有一半。說到這批手機抓拍作品，我問他最初是怎樣開始創作的。眼前的賴朗騫，身穿T恤短褲，驟眼看，打扮跟時下年輕人無異。他想了想，然後解釋，2013年之所以開始創作這批抓拍作品，是因為覺得「好悶」，眼見從事攝影的人都要講大道理，他心想為何不可以輕鬆一點。他打趣說，他要成為攝影界的楊學德，為攝影注入幽默感。

賴朗騫補充說，他最初學習攝影時，都是由機械相機Nikon FM 2、大底片相機哈蘇(Hasselblad)等等傳統相機開始，讓他看起來比較似(專業)攝影師。但這些大機卻沒有他後來玩抓拍時用的寶麗萊與手機那麼靈活。2008年，他在個展「藉故」中展出的，便是他早期的一批寶麗萊作品。他說，以寶麗萊拍照，量多、即時、快速、機動性強，而沒有太多控制與計算，按掣前不用做太多決定，比較合乎他的性格。後來，因為舊款手機壞了，他開始轉用智能手機，而智能手機大多具有拍照功能，於是順理成章的繼續用手機創作他的「眼挑針」抓拍系列。

簡單來說，賴朗騫這個抓拍系列的創作方法是這樣的：他會首先透過手機隨街抓拍碰見的怪異影像，之後，他就使用手機內置的輯圖功能放大與裁剪照片，讓影像起格，變得粗糙與失真，令某些細節抽空於原來的背景，看起來非常怪異。他補充說，攝影涉及真實，將時間的某一刻凝固，由於某些細節變成了放大的樣本，會變得不知真假，這令他感到非常有趣。換言之，他的創作方法是降而重之的將瑣碎的事物放大，令一些大家平時不留意的事物被看見。他的朋友說，看他的作品，有種「跳擊」的感覺。

他舉例說，他喜歡拍攝手與手之間的距

離。事實上，在他的攝影集《瞬間轉移》中，你會找到好些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拍攝的、有關手的作品。這些公共空間裏陌生的手，固然有情侶的手，也有被迫擠在一起的陌生人的手，由於放大所引致的影像失真，它們看起來像一堆給切斷了的扭曲異肢，一起懸垂在俗黃的巴士扶手上。



賴朗騫展出他以手機抓拍的作品。

## 拍攝手法既遠且近

事實上，他也喜歡跟拍攝對象保持既遠且近的關係。除了在街上「偷拍」時，避免對方發現並迫打自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希望跟拍攝對象交流。然而，跟那些把對方視為慾望對象的攝影師不同(我心中很自然浮起他在訪問中提到日本攝影大師荒木經惟)，他更關心的是對方的存在狀態。他說，如果對方意識到攝影師的存在，他便會在你面前刻意呈現心目中的自己。所以他很少拍認識的人，也不喜歡拍囚徒，有眼神接觸的，也不會拍攝。話雖如此，但他的鏡頭並不獵奇。雖然夾雜着詭異的影像，而他又往往與被拍攝對象保持着既遠且近的關係，他總是嘗試平等與平實地捕捉這些街上碰見的路人甲的日常與異常。

我問賴朗騫，「為什麼會把這些作品先放到網上？」他說，打從拍攝寶麗萊時期開始，他已把隨手拍來的大量作品放到網誌、Facebook等平台上。玩網誌與Facebook，理由很簡單，就是「人玩我又玩」，而且也想被看見，順便存檔。他打趣說，他是個喜歡看自己所拍照片的人，他甚至試過看自己的作品的時

候看到睡着了。他說他一直對攝影圈與藝術圈一無所知，是個局外人，我問他：「那麼，拍了這麼多年，攝影對你來說有何意義？」「攝影可以幫我認識自己與世界。」說到認識世界，我知道他是2000年後開始從事創作的，而香港過去十多年已發生了重大變化。於是我問賴朗騫，作為一位常常冷眼旁觀的城市觀察者，對於我們這個城市，他有什麼發現與感受？

說到這個城市，本來臉上一直嘻嘻笑的賴朗騫突然認真起來。他提到大約七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，他說他一直很在意一件事。那時，他還在一間提供閉路電視監察系統服務的公司做些聯絡的工作。有次下班，見到一位巴士司機跌倒，動彈不得，竟無一人上前幫忙。基於同情心，賴朗騫上前問候，看看這位司機是否需要幫忙，卻見身旁的司機上司在拍照，其同事則語帶调侃地說：「你唔好扮嘢啦！」而車站的其他乘客也一樣的「冷眼旁觀」。更諷刺的是，那位司機竟然向賴朗騫要電話號碼，他怕會因而丟了工作，必要時找賴朗騫做證人。

說到這裏，賴朗騫變得激動，「我當時真係好嬲，香港人為什麼變得那麼冷漠，真的令人好失望！」我問他，「有想過離開香港嗎？」「有，好想走！」之後他說，之後創作或許跟這件事有關，他用相機記錄了不少這個城市的怪異事件，但他不想成為這種冷漠的一部分。

聽了賴朗騫這個故事，我終於明白了多一點他那種「冷眼旁觀」、既遠且近的攝影風格，以及千奇百怪的影像背後那顆熱血少年的初心。

## 賴朗騫

自2000年開始攝影創作，曾參與中國平遙國際攝影節(2008)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「城市漫遊者——社會紀實攝影展」(2010)以及「Inside China (Journées Thematiques)：巴黎東京宮群展」(2015)。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和M+視覺文化博物館收藏。

## 《眼挑針》攝影展

5月23日至6月30日

刺點畫廊(香港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)